

棠化剧本

第一幕

你叫棠化，你出生于新历 82 年。你的父母都是老师，从小就教导你要多读书，希望你能继承家里教师的衣钵。小时候的你什么也不懂，自然是爹妈说啥就做啥，虽然你也搞不懂为什么别的小孩子都在草地上滑滑梯上开心地玩，而你坐在小板凳上一笔一划地学写字。小时候的你也没有太多想法，你只是觉得好像一直坐着有点无聊，那边的孩子好像一起玩的话会比较有意思。但你的父母看你乖乖地坐在凳子上学写字的样子实在是喜出望外，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真是太棒了，这么小一丁点就知道要好好学习了。

他们望子成龙的心情日渐增长，而你也不负他们的期望，从小开始就按照他们的指导背了很多古诗，学了很多东西，从小学开始就是班长，是三好学生，是模范标兵，你按照别人对你的期望完美地成长着，你的所有轨迹都好像和你父母的期望完全重合。他们看着你从小孩逐渐长大，他们将所有他们想要教会你的东西教给了你。是的，你学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从最开始你就不知道你为什么在学这些东西，你背了很多很多诗，你学了很多乐器，你参加过很多比赛，乐器比赛，朗诵比赛，古诗比赛，主持人大赛，你的生活中总是有层出不穷的比赛供你参与，而你也从来不会辜负父母的期望，总是能获得一个很好的名次，给他们脸上增光。

所以呢？你的人生究竟是谁在掌握？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古诗？乐器？绘画？你也不知道。你好像一切都做得很好，但只有你知道你其实什么都做不好。你像机器一样处理这些所有，学习你就不断练习总结经验不断赶紧，背诵古诗你就一遍遍的背，写作文你就看许许多多的文摘，一遍遍的模仿学习，学

乐器你就一刻不停的练。你的人生像一张写满了待办事件的 to do list，你一个个地打过勾，一个个地完成，但是在完成之后总是有更多的事情要你去完成。

你觉得所有人的生活都蛮荒唐的。直到你以极高的成绩考入利光大学中文系后遇见李传诗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真的有人发自内心的热爱着什么，并且靠着这份小小的热爱把自己逐渐浇灌长大成为大树。

那天是学校社团招新的日子，你按照父母的要求自觉地来到了诗词的社团，你想起父母对你的告诫，他们告诉你在学校一定要多交朋友，一定要多多地参与校园活动，还要积极参与社团活动，最好在社团谋个什么职位那样以后才有一些经历好写进简历。父母这样说，你并不抗拒，你没有任何感觉，你只是像以往任何一次一样，接收了父母的指令，再按照他们的指令一成不变的实施。

那时正值夏日，太阳烈得刺眼，每个人都大汗淋漓，有人找来纸张扇风，有人吃着冰棒，你也觉得实在有些热的喘不过气，于是跑到旁边小卖部买了一瓶汽水，跑回社团摊位旁，找了个地方靠着，拧完盖就咕咚咕咚地下肚。你一边喝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社团的学长学姐聊着天，你娴熟的社交经验让你很容易就能和学长学姐聊熟，虽然你并没有多享受这样的聊天，但是你仍然聊着，像往常任何一次一样。

阳光正烈，你拿起汽水又喝了一口，转过头来，第一次遇见了李传诗。李传诗穿着学校制服裙，扎着高马尾，你看到她眯着眼睛笑朝着学长学姐打招呼，你望向她，却没想到她也忽然直溜溜地看向了你。

你说不明白那是什么感觉，李传诗在你的视野里出现的那一刻，整片世界好像都鲜艳了起来。你能看得出来在大夏天的没有任何荫蔽的室外搞社团招新，大多数同学、社团工作人员都多多少少有点怨言，哪怕再期待社团生活也被热得哑

口无言，大家的神情多少都带着些烦躁——但是李传诗不一样。她只是弯着眼睛笑，手里还捧着她自己最喜欢的古诗集。

好灿烂啊，她。你默默地想。摸了摸鼻子，你收回思绪，又看了眼李传诗发现她也在看你，你笑了下，放下手中的汽水向她走过去。你和她寒暄了几句，知晓了她也是大一新生，且也就读于中文系。她有些雀跃地问你是不是也要加入诗词社团，你点了点头，这之后学长学姐就走过来给你们两人都发了报名表，你们填完之后学长学姐便吆喝大家一起玩飞花令。

你从小就玩过很多次飞花令，你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游戏。你背了许许多多的诗，有的是为了学校考试，有的是为了文学素养，还有很多很多只是为了你要去参加什么诗词比赛。你在诗词比赛里总能获得很好的成绩，因为你真的背了很多诗；你玩过很多飞花令，你总是能很快地从大脑中检索出相关的诗句，你因为玩飞花令的本领不知道被多少人夸奖过。

起初大家都在积极的回应，到最后，不知怎么的居然只剩下你和李传诗两个人在玩这个游戏，你也逐渐变得没有那么游刃有余，最开始玩的时候你就当和以前任何一次玩飞花令一样，一直一直答就好了，结果玩着玩着你发现李传诗真的很认真，虽然她也答得很快，但是你看得出她真的很喜欢古诗，有时候你答得哪一句诗是她尤其欣赏的，她就会很激动的跟你说，啊啊啊你也背过这首诗吗？玩到最后你忽然觉得要是让李传诗输在你这种人手里好像不太尊重她，你叹了口气，装作实在想不出什么来的样子，笑笑对李传诗说，不好意思啊我记不起来更多的了，这次是我输了。她有些惊讶的睁大了眼睛，而后了然一笑。招新结束之后，你们自然而然地就跟着学长学姐一起去吃饭，又不知道是因为机缘还是巧合你们刚好坐在彼此对面，你们俩也因为这些种种的巧合彻底地认识了对方。

李传诗身上独有的那种生命力好像一点一点的被她施舍给了你，你有时候觉得她真慷慨啊，这种人类最珍贵的情绪与生命力就被她这样大方地分享给了你。她是真正热爱诗词的人，她是真正靠着这份热爱更加努力地学习文学，热情澎湃地学习中文系的人，你们在上同一节课的时候，李传诗总是会和你分享她自己的见解，但是分享着分享着你就发现你多少也被李传诗影响到，诗词在你的大脑里不再像是写作炫技的工具，也不像是什么抽象的高深的束之高阁的藏品，每一首诗都是一个诗人的缩影，每一首诗都凝结对于诗人来说当下最重要的一份情感。李传诗教会了你体悟爱，教会了你体悟感情，教会了你不像提线木偶一样生活，而是抓住自己的热爱，一点点地向上爬。

你们不仅仅会上一一起的课，也常常一起吃饭，坐在一起讨论最近学到的分析到的诗。李传诗会给你占座，你们有时候会一起在图书馆一起看书或学习，一坐就是一天，你们捧着书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抬头又能看到彼此就在身边，你们像挚友像知音，却默契地没有人提过爱，也没有人敢戳破窗户纸。这也许是什么少年少女的情结，明明彼此喜爱却都各自觉得是否爱的存在会让这份本来就珍贵非凡的知音友情破灭，于是两人都一直把握着分寸，微妙保持着友人以上恋人未满的关系。

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你逐渐意识到了对于李传诗的感情。你知道李传诗对你来说是多么珍贵的存在，你也知道对于一个从来没有爱过什么的人来说忽然有一天爱上一个人那种感觉有多美妙：你总是想着她是否今天有好好地入睡，你只是看到她在你面前笑你就不可自持的觉得幸福，那种感觉大约是源于人类的生理反应，也许是激素，你的全身就好像过电一样，就连你的心脏好像都是为了她在怦怦地跳动。

在中秋节的前几天，你决定在中秋节的晚上向她告白。你知道她很喜欢参与一些中秋节的花灯活动，你决定把她约在利光市的一个公园，那个公园在晚上恰巧会举办一个中秋游园会，而且据说那个公园中秋节的布置会很漂亮。你跟她说中秋节的七点一起去公园赏月，她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那天，你提前到了公园，找到了最佳的位置等待李传诗的到来。你想象着她穿着精心挑选的衣服出现在月光下的情景，而你会递给她一本自己制作的诗集，每一首诗都是你对她的真情。然而，李传诗到晚上七点还没有到达公园。你心中有些失落，但很快就被期待所取代，你想李传诗是不是给你准备了什么惊喜？你坐在月光下，手中轻轻摩挲着那本准备送给李传诗的诗集，思考着即将到来的告白。

然而你怎么也没有想到，你在那里坐到了十点，你望眼欲穿，可就是没有等来任何人。你心中隐隐有些不安，但是你又安慰自己会不会是因为李传诗意识到自己要表白心情有些复杂，可能不想接受自己的告白，所以干脆索性没有来找自己。

那个时候基本上所有人没有手机，恰好中秋放假，你也没有什么办法联系到李传诗，你就这样度过了中秋假期，想着回到学校一定能在见到她。

结果刚回到学校你就看到几乎所有人都围在公告栏的地方，大家都捂着嘴巴非常震惊，你本来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但是你总是觉得不安，于是你靠过去看公告栏到底贴了什么。没等你看到字，你的耳朵就先听到前面的人的话语，你几乎不敢相信，几秒后，你彻底看清楚了公告栏上的字：寻人启事，大一中文系女生李传诗失踪。

有些人也认出了你似乎和李传诗关系很好，颇有要成为男女朋友的势头，于

是都对着你窃窃私语，你心乱如麻，你告诉自己如果只是失踪的话，会不会只是她离家出走了？结果没等你想多久，警方就公布他们已经抓捕了犯罪嫌疑人，该嫌疑人是李传诗乘坐的出租车的司机，警方称据调查李传诗就是在登上这辆出租车之后失踪的，且该出租车司机有犯罪前科，几乎劣迹斑斑，再考虑到没有找到李传诗，高度怀疑该出租车司机可能杀害了李传诗并抛尸海洋。

在那天之后，你的世界不知道为什么铺天盖地的充满了所有一切负面的消息，你哪怕不想去想也会在余光看到铺天盖地的报纸上面用着硕大的字体写着文静女大学生被出租车司机奸杀之类的字眼，李传诗存在的所有痕迹好像都被抹去了，整个世界好像又变成了黑白的颜色，就好像那些铺天盖地的报纸一样。你去很多地方找过李传诗，但在这时候你才意识到原来你所谓的自负所谓自己多么多么牛逼都是废话，原来你活了这么久活成了父母邻居老师心中的宝贝之后连自己爱的人去哪里了都不知道。你的世界又恢复了灰暗的样子。你意识到李传诗的死和自己有很大关系，如果不是自己非要把她约到什么鬼郊区公园，如果不是自己让她一个人打车前往公园，如果不是自己喜欢上她想要和她告白，这一切是不是都不会发生？李传诗是不是一定好好地活着？

之后几天，这起事件引起了很大的公愤，因为李传诗在所有人口中都是一个很好的姑娘，她善良好心，开朗大方，热爱诗词文学，成绩也一直很优异，而那个嫌疑人出租车司机被一位姓含的记者报道称有许多犯罪前科，你看了那篇报道，他用精炼的语言刻画了一个十恶不赦诡计多端的市井小民出租车司机形象，这位记者坚定地认为这个出租车司机之前有那么多前科，在出租车中消失的女大学生肯定就是这个被这个司机杀害抛尸，于是做了许多有关这位司机的报道。这篇报道之后掀起了轩然大波，每一个知晓此事的人都怒不可遏，觉得这个司机赶紧被

执行死刑之后才能够给女大学生报仇。那之后不久，判决结果下来，这位司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一时间，所有关注此事的市民都大呼痛快，说正义果然还是到来了。

你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如果这个司机真的是杀死李传诗的凶手，他被判死刑之后的确能让杀人者得到惩罚，但是你宁愿相信这个司机根本就不是杀害李传诗的凶手，说不定李传诗在什么地方待着根本就没有杀死。你也知道自己在痴人说梦，直到这个凶手被执行死刑后的几天后，你看到了一则报道说这位出租车司机的农妇老婆带着他们的幼子一起上吊自杀，并留下遗书说只愿他们的死能换来给她丈夫的沉冤昭雪，那一刻，你好像找到了救命稻草，你意识到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李传诗真的有可能没有死？但是你又否认了自己的想法，如果司机不是凶手的话，李传诗也很有可能是被其他的凶手杀死的。

在看到这期报纸之后的几小时内，你急切的想要知道这个农妇上吊的具体信息，你打电话致报社那边，却被告知这则新闻真实性有误，他们将迅速撤下这一批报纸，抑制虚假信息的传播。你愈发觉得这件事不对劲，你采用各种渠道去了解此事，才知道原来李传诗的“尸体”从始至终都没有被找到过，不清楚警方到底是通过什么调查方法确定了这个出租司机就是凶手，但据警方称，该男子在狱中已经承认自己奸杀女大学生的事实，所以才有了最后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结果。

这之后的几年里，这起案件渐渐地不再有人提起，大学里也没有多少人记得曾经有一个李传诗存在，你恢复了以往的生活，只是日复一日地戴上面具微笑地体面地面对任何人。

新历 103 年，你升入了大四，你意识到你永远无法和这件事和解，李传诗的死对你来说意味着你生活的所有颜色再次被抹去，你阅读了许多相关悬案的书籍，

你找了很多资料，你越来越觉得李传诗的死可能有蹊跷，或者说李传诗可能没有死，只是一直处于失踪状态。这一年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互联网，你也尝试着开始在互联网上搜索相关的信息，你建立了一个论坛，在这个论坛里每个人都可以讨论一些他们觉得很不对劲的案件，也可以根据这些信息进行讨论，你发现的确有一些人有着和你一样的疑问，也觉得当年的事件很不对劲，有些人提到了出租车司机妻子的自杀行为，让你更加觉得这件事可能没那么简单。

中秋夜，你不可避免的想起了三年的那个夜晚，你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怀里捧着给李传诗的礼物，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她的到来，等待着她来彻底点亮你的世界，却怎么也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她的死讯。那一刻，你不想再去管什么面子规矩父母教导，你在酒吧里喝了个烂醉，等你出来的时候你早已神志不清。你不知道你走到了什么地方，顷刻间，你感觉你的眼前有强光闪过，再下一瞬间，你好像就已经被什么撞飞了。

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剧烈的疼痛，在你终于睁开眼睛之后，你发现你正坐在一张收拾整齐的办公桌前，手里握着红笔，正在批阅作业。

车祸之后，你从新历 103 年的中秋夜穿越到了 129 年的九月十一日。

你的大脑剧烈的胀痛，过去二十余年的记忆疯狂地涌入你的脑中，

在你大学毕业之后，你来到了成河市成河中学，成为了一名高中语文老师，开始了平凡的教学生活。你并没有结婚身子，你固执地相信李传诗没有死，你孑然一身地独自生活。在这二十年间，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当年真相的找寻，但是一直都没有任何进展。直到去年你的一位学生来找到你聊你的论坛名是不是“TH”的时候，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那位学生叫含空，在一次你与他的单独谈话时，他提起了那个论坛，并且告

诉了你他就是论坛中经常回复你的那个“SKY”。那之后你告诉了在他视角里的整个故事，他也向你坦白了他的父亲当年的报道以及他后来自杀的事实。

他叹气，而后告诉你他的父亲是一名记者，曾经报道过一起女大学生出租车奸杀案，他用精炼的语言刻画了一个十恶不赦诡计多端的市井小民出租车司机形象，他坚定地认为这个出租车司机之前有那么多前科，在出租车中消失的女大学生肯定就是这个被这个司机杀害抛尸，于是他做了许多有关这位司机杀人动机的报道。这之后，他的报道引来了公愤，所有市民都对这个司机口诛笔伐，并且不断督促警方调查出真相严惩凶手。在那之后不久，判决结果下来，这位司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一时间，所有关注此事的市民都大呼痛快，说正义果然还是到来了。但就在死刑执行后的没几天，在遥远的小村落里有一个农妇带着自己的儿子一起上吊自杀。桌子上陈设的是她以血写就的遗书。农妇文化水平一定不高，那封遗书里有不少错别字，甚至有不少错字都被圈画修改过，她用自己能想到最好的词语去解释一切，她一遍遍的重申自己的丈夫不可能奸杀了那个女大学生，她不明白为什么只是因为她的丈夫在以前穷苦的时候偷过些什么物件就能被打成十恶不赦的强奸犯，她说在那样没有饭吃的时候，又有谁可以维持自己的良知，不去做些什么？这起自杀案件在几天内被迅速平息了，警方动用了许多力量把此事压下，但作为记者的含空父亲，却久久不能释怀。他依稀觉得是不是自己错怪了谁，而自己是不是也只是打着正义的旗号错杀了良人...?含空的父亲常常和他谈起这件事，这让年幼的含空也自然而然的对这些事燃起了兴趣。然而，就在含空十二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出了车祸不幸去世，这之后的含空和母亲相依为命。但在含空十五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也患癌命不久矣，在弥留之际，她告诉了那年所谓车祸的真相，实际上是他爸爸因为这件事后悔的食不下咽，在经历了许多年

的纠缠之后，在良知与自我之间周转，最后选择了自杀。知晓这一切之后的含空，他对于生命，对于生死，对于所谓的确定性，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见解。

在那之后你就经常和含空交流，或是提到以前的事情，或是谈论一些人生大目标，有一个人能够陪你这个见不到光的漫漫黑夜里前行，对你来说已经是巨大的宽慰与幸运。

而也正是多亏了含空在医院遇见了东书华的儿子——东意久，你知道了所有的真相。

东书华是你们学校的明星老师，他一个人花费数十年照顾自己身患重病心智低下的儿子的事情几乎所有学校里的人都知道，大家都觉得他很可怜、很累，操劳了一整天的学校工作之后回到家中又要照料自己的儿子。而李传诗.....虽然真的没有被奸杀抛尸野外，但是被关在地下室里二十多年，恐怖程度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原来追查了这么久的真相...就和自己身边如此熟悉的人有关。你追了那么多年找了那么多年的李传诗，原来就在自己同事家中的地下室中被囚禁长达二十余年。

东意久告诉含空，因为他父亲的管控，他并没有办法通过电话或者网络途径和他联系，他也基本没有机会单独出门，唯一能够和他交流的地点就是医院，他每周都会定时来医院注射药物，如果他愿意帮助，可以在下次你来医院的时候，在约定的地点留下回信。

而含空也将后续他与东意久的聊天知道的事情告诉了你，你们决意通过举报，通过法律的途径让东书华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你们和东意久做了约定，如果在九月十日中午举报成功，你们就会在医院找到例行注射的东意久，并把他救走。

九月十日

你想起了你九月十日经历的事情。

这天早上你在办公室外看到了梨晔像东书华举报说她曾经被学校的老师张国超性侵。碍于这件事情你决定先暂时搁置举报一事，因为东书华是处理这件事的负责人，如果他被抓捕或者调查，梨晔身上的事情就很难解决。

今天中午本来是你和含空约定好的举报成功后要去医院见东意久。你匆匆地前去找来含空，告诉他因为你今天看到了梨晔向东书华举报她被性侵的这件事，并且现在这件事有些不对劲，梨晔她回想起来她可能不是被只有一个人侵犯，你们决定现在想要先搞清楚这件事。

这天中午，东意久将和往常一样和东书华前往医院进行注射。在这之前你们和东意久保证过，如果你们成功进行了举报，一定会来医院找到他并救走他。等到你来到医院的时候，东书华一直在东意久身边，你们找不到机会靠近他。无奈之下你给东书华播到了电话，含空趁着东书华的手机响了去外面接电话的时候叫住了东意久，并快速地跟他讲述了现在的情况：

东意久似乎在不断回想，他的表情透露出有什么不对劲，他说他觉得东书华之前似乎和一些大人物在沟通一些什么事，怀疑东书华可能和这起强奸案有关系，而梨晔说的别的侵犯她的人很可能和那些大人物有关。他告诫含空，让梨晔暂时不要打草惊蛇，不要让她说出来她想起了当时侵犯她的不止一人，否则会很危险。

九月十一日

穿越后的你原来没有放弃自己大学的专业，真的当上了一名语文老师。

在一瞬间知晓那么多往事对你来说实在太过冲击，但是作为教师，你不得不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前去上课。语文课上，你惊讶地见到梨晔的本子上写了一

句诗，你清楚地记得，这句诗是李传诗曾经自己写过的一首诗。你想，原来李传诗的诗在现在也还是有人记得的，你又想起梨晔的经历，你不由得感慨两位如此美好的少女为什么都经历了这些事情。

上完语文课后，含空和梨晔跟你说明了东书华很可能与强奸梨晔的人有关系，并且梨晔很可能受到威胁。在讨论完之后你们接到了东意久的电话，东意久说东书华今天忽然昏倒被送去医院，他在他身上找来了钥匙，含空棠化梨晔都可以去他家，一方面要让你见一下你找了这么多年的人，另一方面要讨论关于梨晔身上的事情怎么解决。

在东书华家中你见到了自己消失的爱人，那个场景对你来说堪称震撼。你的心脏几乎是在那一刻停止了跳动，所有的空气似乎都被抽离了房间。你的心跳加速，每一次呼吸都带着一种沉重的负担。空气中的霉味和消毒水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让你几乎难以呼吸。那盏昏黄的灯泡只能勉强照亮这个狭小的空间，长时间的昏暗让你的眼睛需要一会儿来适应。

你看到她蜷缩在阴冷潮湿的角落里，身上的衣物破旧褴褛，布满了补丁。这些衣物早已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和形状，变得如同她这段封闭生活的象征——暗淡和破碎。她的双手环抱着膝盖，身体微微颤抖，似乎是在抵御这无情地下室的寒冷，也可能是出于对未知的恐惧。

当她的目光与你相遇时，你可以感受到她的心正在努力辨认前方的身影。她的嘴唇轻轻动了动，仿佛想说些什么，却只发出了几声微弱的咕哝。她的状态明显显示出她长时间遭受的孤独和精神压力已经让她濒临崩溃的边缘。

你的爱人，这位曾经充满活力的女孩，现在只能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度过无数孤寂的日夜。没有人与她交流，没有亲切的声音。在那个阴暗的地下室里，空

气凝固，仿佛连时间也放慢了脚步。墙壁上泛黄的灯光投射出她瘦弱的影子，她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如同永恒。地下室没有窗户，没有通风口，太阳的光芒永远触及不到的角落。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一天的开始和结束都显得模糊不清，没有阳光的日子将时间的感觉扭曲变形。

在这无尽的孤独中，她找到了自己保持理智的方法——在地下室的水泥墙壁上划痕。这些划痕错综复杂，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一整面墙。每一道痕迹都代表着她在这黑暗中度过的一天，是她用尽全力维持清醒的证明。她用她找到的任何锋利的物品，有时是钥匙，有时是钉子，甚至是破碎的餐具边缘，都成了她记录时间的工具。

这些划痕不仅是时间的记录，它们更是她对自由渴望的体现。每一次划痕，都是她对抗绝望的一种方式，是她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挣扎求存的静默呐喊。它们表明，尽管身体被囚，精神上的她仍旧拒绝屈服。

你站在这满是划痕的墙前，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绪。每一条划痕都如同在你心上也拉下了一道。你能感受到她在每个孤独夜晚的绝望与坚持，这些划痕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痛苦、希望与生存的故事。看着这些划痕，你深刻感受到了她所承受的一切，以及她为了保持一线希望所做的一切努力。坐在那里，听着她断断续续的话语，你的心中充满了愤怒与悲伤，你发誓必须结束这一切，为她寻求正义，让她重见天日。

但那时你们并没有找到地下室的钥匙，你们只是在地下室上面看到了李传诗，你们并没有办法立刻地救出她。甚至在这个关头，最重要的是找到除了张国超以外强奸梨晔的人，否则梨晔很可能因为举报而被那帮人盯上再次受到伤害。你们四人进行了对于梨晔事情的讨论，但由于线索过于稀缺，东书华和张国超的联系，

或者说和强奸案的联系依旧不是十分明朗，大家都有自己的计划，都有自己的想法，之后便各自离开。

九月十二日

你在经过办公室的时候似乎听见了东书华的声音，他似乎是在说什么与张国超、梨晔有关的事情，而之后含空则直接告诉你他似乎发现东书华很可能就是另一个侵犯梨晔的人，并很有可能打算杀人灭口。

而同时，你还听到了你听到东书华嘴里念叨着什么，“都是那个疯婆娘的错。只要杀死她！对只要杀死她！只要我能在明天晚上杀死她，一切就都会恢复正常了！”你知道你不能再坐以待毙，你必须杀死东书华，才能解决这一切。

但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东书华居然向你发出了邀请，跟你说九月十三日的八点十分在学校办公室旁边的地方见面，他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一切。

任务：

搞清楚李传诗失踪的真相。

隐瞒自己是穿越而来的这一事实。

未经主持人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

第二幕

九月十三日 周六 案发当日你的时间线

在这天的晚上八天前你都在不断的谋划如何杀死东书华。你做好了准备策划好了杀死东书华的计划与抛尸路线，决定在晚上八点之后东书华和你约好的见面时间在学校将东书华杀死。

20: 00

你带着一把准备好的美工刀到达了学校，这一天是周六，学校没有任何人。

20: 15

你在学校一个监控盲点和东书华相见。你干净利落地抽出美工刀从他的背后靠近，一刀抹脖致死。东书华的血飞溅，当场死亡。

在那时你似乎依稀听到了什么的地方传来了重物撞击的声音，但你顾着处理现场，并未多管。

你找出事先准备好的处理血迹的工具，将案发现场的血迹、指纹等等清理干净。在你处理的时候你发现东书华的手臂上似乎有注射的针孔，但你并未注意太多。

清除之后你将东书华的尸体搬入你的车后备箱中，驱车前往海边抛尸。

20: 30

当你下车后，在你抛尸完毕之后你准备离开的时候，你在海边见到了一个和东书华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当时就顿住了。东书华不是已经被自己杀害并且丢进大海里了吗？！这个人又是谁？你深觉不妙，但是当下的你也来不及思考什么别的事，你趁他不注意将他推入大海，你再次杀死了东书华。

24: 00

你收到了东书华的死讯，警方将你、东意久、梨晔、含空四人叫来，探寻案件的真相。

请判断你自己是不是凶手，如果是，请隐藏，如果不是，请找出真正的凶手。

未经主持人允许，请勿翻开下一页

第三幕

从现在开始，请记住，梦境中的事情是绝对真实的。

不如想想你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吧。为什么会有人穿越？为什么会有人不
断重生？

如果梦境中的事情是绝对真实的，那么什么是虚假的？

你们距离真相仅剩一步之遥。